

當文明照耀身體 Wayne McGregor 《追·尋》

謝東寧(臺灣資深劇評人)

自從現代舞之母伊莎朵拉·鄧肯(*Isadora Duncan 1877-1927*)，脫掉舞鞋赤腳跟芭蕾舞說再見之後，舞蹈的歷史從此捲起了風起雲湧的現當代各色流派，但儘管今日舞蹈形式頭角崢嶸、百花齊放，但並不代表芭蕾，這個從十五世紀意大利文藝復興開始發展的舞蹈形式，已經成了躺在博物館櫃子裡的老古董，現今全球仍然有不少重要的劇院，一方面保存古典芭蕾的學院—舞團—劇院體系及經典芭蕾舞劇目，另一方面也致力於芭蕾的「現當代」化。

英國中生代編舞家韋恩·麥奎格(*Wayne McGregor*)便是當代芭蕾界的一顆閃耀之星，他不但是英國皇家芭蕾(*The Royal Ballet*)相當年輕的駐團編舞家(2006-)，同時編舞足跡遍及米蘭史卡拉劇院芭蕾(*La Scala Theatre Ballet*)、巴黎歌劇院芭蕾(*Paris Opera Ballet*)、荷蘭舞蹈劇場(*Nederlands Dans Theatre*)、舊金山芭蕾(*San Francisco Ballet*)、德國司圖加特芭蕾(*Stuttgart Ballet*)、紐約城市芭蕾(*New York City Ballet*)、澳洲芭蕾(*The Australian Ballet*)、英國國家芭蕾(*English National Ballet*)等等著名舞團，不但在芭蕾編舞界成為當紅炸子雞，十分炙手可熱，同時興趣廣泛的他，近年來還橫跨電影、流行音樂界，例如擔任電影「哈利波特：火盃的考驗」動作設計、*Radiohead* 樂團 MV 單曲 *Lotus Flower* 之舞蹈設計，可說是全能型編舞家。

此次韋恩·麥奎格帶著自己親手創立的隨機現代舞團 *Random Dance* (1992)，為澳門觀眾帶來的作品《追·尋》，便是其相當代表性之個人風格舞作。麥奎格為人所熟悉的編舞特色，便是在作品中融合舞蹈、電影和視覺藝術，並將電腦科技(*Computer technology*)與生物科學(*Biological Science*)跨領域觀念置入了舞蹈之中，例如他近期作品著力探索大腦與編舞之關係，利用舞臺影像裝置結合科技聲響，將電子訊號、腦波反應，與其所帶動的身體動作為元素編舞，而其舞者勻稱修長卻柔軟有力的身體，在古典芭蕾的技巧基礎上，延展脊椎及四肢的扭曲與律動程度，加上高度精巧動作之編排，特別是在雙人舞的組合，展現複雜高超的舞者肢體能力，創造不可思議的當代芭蕾高峰，與德國舞蹈皇帝威廉·佛賽相互輝映，而其著重在四肢脊椎動作的開發，與個體與群體隨機組合畫面之方式，也讓人想起剛逝世不久的舞蹈一代宗師摩斯·康寧漢。

此次作品的靈感來源主要是英國醫學史學家 *Roy Porter* 的著作《理性時代的肉身》*Flesh in the Age of Reason*，這本書結合歷史與科學研究，描述人類從啟蒙時代到今日對於身體的看法。於是在取材上也反映出編舞家，對於西方從笛卡兒以降，關於身心二元論的反思，特別在今日之高度科技時代中，生活中無所不在、大量虛擬的電子訊號淹沒了抽象的理性思想，於是身體的生物性本身，及其動作行為時的確實存在感，反而更具「我存在」的說服力。

幕啓時，我們看見四名舞者手執火把佔據舞臺四角，宛如遠古時代，中間留下的女舞者開始和走進的男舞者，在維瓦第古典女聲樂曲 *Sposa son disprezzata* (*Sposa son disprezzata of Vivaldi*) 中抒情地雙人共舞；結束後，背後的一片由超過 3,200 個 LED 燈泡所組合之燈牆，像某種原始生物逐漸閃爍亮起，這面牆結合了投射

影像，很快地進入當代時空，開始了數學幾何式，繁複的組合圖案變化，美麗炫目並相當具有工業、速度及未來感，於是舞者也開始在這場電子光明盛宴中，以各種身體之組合及動作與其共舞（或對抗）。

而這也不禁讓人聯想到普羅米修斯的神話，他幫人類從天神的山上偷取了火，於是人類有了文明，這把火在今日以這片 LED 科技燈牆的光為象徵，舞者們在燈牆前展現各種身體情慾、感受、故事，於是反映出到底人類的高度文明發展，對於其身體的存在（文明→科技→身體），具有何等的意義？編舞家拋出了問題而不答，於是舞臺上最後留下來的，是剛剛一開場時被火把圍繞的女舞者，此時所有人離去，她孤單躺在地上，然後 LED 燈牆的光逐漸熄滅…….

麥奎格結合身體與思想的當代芭蕾舞作，歷年來不斷地贏得世界舞壇的各項大獎，此次隨機現代舞團帶來的作品《追·尋》，這場遠方的存在，卻就近地讓澳門觀眾親身感受到，當代編舞家的新潮魅力。